

五倫書

五十之五十三

立	立	立	立	之
謙讓	廉介	忠謹	智識	行
不欺		德量		
恬退				

内閣文庫
五倫書
九七五
二二四
函二二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15)	
函號	299	12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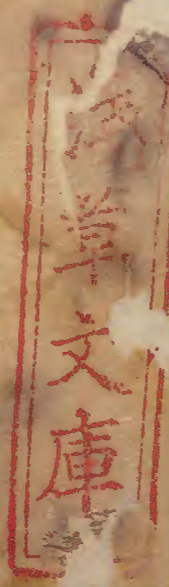


五倫書卷之五十

臣道

御寶善行

智識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
 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明日又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
 矣此君子也耻不能諫其王又以其惡告王固不忍也
 ○公事成王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
 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
 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越裳氏果重譯而

朝

列國魯子貢仕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既而果然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

子亦讒乎顏淵

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馬顏淵曰定公曰向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將佚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盡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廝險致遠馬力殫矣然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進與顏淵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居縛反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齊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車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虞宮之奇以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魏言於虞公曰魏虞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魏之謂也虞公不聽厥後晉滅魏遂襲虞滅之吳伍子胥事吳王夫差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居弱乃興師比伐齊子胥進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弟死問疾且欲有所以其衆此人必死必為

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誤乎吳王不聽遂比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十一年復比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鏃之劍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二十三年越果敗吳夫差遂自剄死

漢劉敬事高帝為郎中魏奉春君韓王信及帝自往擊至奢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使人覘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
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疾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
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二十
餘萬已業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忘言
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
於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
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易擊者矣迺封敬二千
戶號建信侯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
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魏相為茂陵令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使使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變遂收捕之按致其
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大守宣帝即位入為
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上言今光
死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秉樞機光夫人顯及諸女
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
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帝善之皆從
其議後霍氏果有反謀伏誅

陳湯成帝時為射聲校尉坐事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等議數日不決大將軍王鳳言
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對曰臣以

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人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兵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危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烏孫兵已解矣其識多類此

鄧禹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喜因留宿問語禹進

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刑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光武即位拜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

寇恂光武時為執金吾時隗躡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也畏誅堅守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恚怒將誅文諸將曰高峻精兵萬人窳多疆誓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殺其使無乃不可乎恚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殺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恚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爾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耿弇少好學父況為上谷太守弇年二十一奉父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兵邯鄲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與賊卒為降虜爾

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我突騎以轉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乃馳北上謁光武光武留署前下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慄反而反光武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入寨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數召見加恩慰以為偏將軍遂率兵從拔邯鄲

吳漢初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迺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

聞也君何不令一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即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入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違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智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

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封舞陽侯王霸從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厚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咲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

馬援光武時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接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文之位述齎旗旌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遇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幕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冀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邪帝復嘆曰卿非刺客顧說客邪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且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冀意不釋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冀用

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罽囂怒援并已
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卒以敗滅

班超明帝時為假司馬永平十六年遣都尉竇固伐匈
奴固使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
廣奉超禮敬其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
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况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
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待胡悉食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
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

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
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
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
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
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散亂超手格殺三
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
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
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三國蜀諸葛亮初在南陽時先主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咸資決策焉及亮事後主爲丞相出師伐魏屯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亮偵候自懿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

五
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拊手大笑謂參佐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魏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既用其計破張繡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治

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太祖遂以或議用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
吳周瑜事孫權為前部督曹操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

高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非
其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
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
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君
布劉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果敗操
于赤壁

晉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與
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
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

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以為大醉不復疑
之時允之父舒始拜廷尉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
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鳳俱啓明帝及敦平帝欲令允
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之

後魏崔浩為祭酒宋高祖為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泝
河西上假道於魏詔羣臣議咸曰劉裕揚言伐姚意或
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太宗將從之浩曰
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必欲
伐之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
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
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

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閔守
懸遠難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
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太宗不聽竟從羣議遣長孫高
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太宗聞之恨不
用浩計

後周宇文深累官尚書直事郎中及高歡以兵屯蒲坂遣
將竇泰趣潼關太祖問策於深深曰泰高歡之驍將也
頑凶而輕敵今大軍若就蒲坂則歡拒守泰必援之內
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遣輕銳之卒潛出水關竇性躁
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帝喜曰是
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歡退是冬歡率大眾渡河決

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帝詰之深對曰高
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
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所謂
忿兵一戰可擒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兵邀其走路
殆無遺類矣帝然之尋大破歡軍如深所策

唐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
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
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
李靖敷奏詳明出入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劇衆
務必與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
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帝深然其言衆亦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房玄齡父彥謙仕隋歷司潁刺史玄齡幼警敏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自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渚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闕終當內相誅夷其亡跬步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爲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太宗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及太宗與隱太子有隙召玄齡與謀乃引杜如

晦協判大計累進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太宗即位謂玄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進爵邢國公

裴行險爲禮部尚書陰陽筭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曰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帝以行儉爲定道行軍大總管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漸去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裴知古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太慶在唐室子孫

乎是月中宗復位

張九齡見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玄宗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無以王行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玄宗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友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郭子儀建中初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婢妾及御中丞盧杞至子儀速麾去遠側獨隱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咲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李晟德宗時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率師討朱泚復京師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

宋曹彬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十一月金陵城陷初彬之總師也大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師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下爾及還獻俘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

李昉常期王且為相自小官薦之昉病召且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李沆為相寇準嘗以丁謂之才薦於沆而終未用

寇謂沆曰比屢言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用耶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其後謂與準權寵相軋交互傾奪始服沆之識

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真宗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峭廝羅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今關右兵多可分付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徇調發今猶置佩囊中

帝令自採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
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唵廝羅
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
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二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
知瑋必勝迪曰唵廝羅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
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勦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
勞也臣用此而知勝帝益重之

王且相真宗時趙德明言民飢求糧萬斛大臣皆曰德
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且且請勅有
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
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又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帝

以示且且曰東封甚近車馬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帝曰何以答之且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
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
大慙

王嘉祐為館職寇準謂之曰吾共京外議云何對曰人
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
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聲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
建功業澤生民者與其君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
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天下有太平之責
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曰元之雖文
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則不逮吾子矣嘉祐元之之

子也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

張方平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嫂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時論皆請發兵誅之方平識其意以為朝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械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

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狄青為樞密使領兵討邕州賊儂智高敗之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_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_認朝廷以貪功已而知智高果不死人服其有識

韓琦為相夏國使至俾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王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府何語曰樞府云若使入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遼事琦笑曰豈有止王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

對辨其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會使果及十事
凡八事正中琦所料祝如教益之夏人登伏

唐介神宗時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
之介言其人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
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
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
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已而果然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入誨將上疏
劾之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
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
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朝夕所與圖議者二三

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
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
見旨以為不及也

趙鼎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所引從官如常同胡
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矰皆有士望異日
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
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
信鼎之能知人也

江萬里罷相時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因見萬里萬里素
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
有變吾身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臣道

御寶 善行

忠謹

周周公且佐武王克商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
 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
 為功為三壇同禪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
 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
 厲疾若爾三主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予
 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

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子有事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桓公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一介敢受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遂下拜登殿

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宿

衛蘧伯王為木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王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

情行遠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漢石奮景帝時為諸侯相歸老于家以歲時朝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簞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景帝尊禮之建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

志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年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負端正如此

張安世宣帝時為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太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取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與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取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

孔光成帝時為光祿勳復領尚書給事中如故凡典樞

機十餘年守法度循故事上有取問據經法以心取安而對不希指苟合時有取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取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師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

馮豹章帝特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

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社覆

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

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

入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

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取賜皆固辭

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

奪其志

隋張乾威煬帝時拜謁者大夫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

人司馬亮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

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紘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對曰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謹之至其慎密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唐韋斌為銀青光祿大夫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言笑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恭

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堂

年

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
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宋王景太祖時以周之宿將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惟恐不謹耳

陳恕太宗時為鹽鐵使每便殿奏事帝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歛板蹙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坐容俟意稍解復進慈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以近藩恩禮甚焉然能

謙言曰：明德皇后寢疾，執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外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僕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黨封上帝，重其慎密。

呂夷簡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官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官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曹侂神宗時封濟陽郡王，帝每咨訪以政，然

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親貴而端拱，自保真純臣也。」

蘇頌執政時羣臣奏對，惟直書宣仁頌奏事宜，仁畢必再稟，拾宗有宣諭必告諸臣僚以聽聖語。帝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元祐執政至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豐稷哲宗徽宗時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元拜住為宿衛長，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嬖疑之際，君子野曠，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

亦豈天子福也帝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亭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謂於就就曰惡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人愧之告其王曰則乃梁亭人楚聞之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其王曰

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歡由就始

趙龍相如拜上卿位在廣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羞相如曰強秦之取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漢曹參意帝持代蕭何為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

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焉為相三年薨
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
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已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亡金即亡金即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
車上丙吉王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
人將復何所容丙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
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且其功
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

費及茲吏實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人
甚者耳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
從事廉得其中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
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漸服
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
默能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王丹九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
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
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
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賓衛侯李邑
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賓而值
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
又盛毀超權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
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
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權愛妻抱愛子且歸
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請超受節

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為孫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
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
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郵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陳重順帝時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
債王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還即後覺知而厚辭
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
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王疑重取重不
自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王其事乃顯
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
試寬令妻

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

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美爛汝手平其性度如此

三國蜀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駁琬曰作事憤憤
古對不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王者重請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
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
坐事繫獄眾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晉王述清潔絕倫自康帝以來累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
謝奕性貪嘗念述極言盡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
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於景伯聞
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訪之而署其于焉

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
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
文帝遣使者窮治之使者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
褒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
盜尋發於他貳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
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
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誘不付法司縣即放免臣
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願形迹不特文書約束至今為
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當受

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嘆異之稱爲長者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冷史秘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瓊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入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曰聽須有姬諸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

非是至德咲還之入服長者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志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首乾耳

狄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讚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讚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郭子儀提兵處外而魚朝恩短毀于內嘗使人竊發其

父墓盜未得子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
啼泣即號泣曰臣久王兵不能禁王殘人之墓入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備具元載
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
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
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陽城有人盜其樹城過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絕糧遣奴
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
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五代晉高防性沉厚守禮法初北京留守張從恩移壇州
防禦使表防為判官有親校民洪進盜官木

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思緩其罪給曰判官何為之
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
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從恩悔命騎
追之防不得已還賓王如初居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
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焉

宋張永德太祖時為武勝軍節度會出師討金陵永德造
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
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實於法進潛詣關誣永
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
翰領騎兵突之詰其砦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
希中以法報私憤耳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

啓而釋之時稱其長者

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于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窰音遙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爲念給以緡錢且載從式善視之時火稱其寬厚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讚昉於太宗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辨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

呂蒙正不喜書記入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

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生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張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及後爲宰相門下斯役徃徃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齊賢憫然語曰我欲不言尔乃然我尔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安敢

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
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必有愧於
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王且為相寇準在樞密院數短且且專稱準真宗謂且
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
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且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
格準以上聞且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
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密院而已準
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且求為使相且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
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李沈素有長者譽一僕連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
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
沈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
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納以主婚然而務在明察未人
如取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
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沈病夫婦割股為羹
饋之至薨衰絰三年以報

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
簡
職知饒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

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尔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帝顧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趙槩仁宗時召循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知制誥脩退既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

得辭始服其長者蓋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而不生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才議者以比劉寬妻師德云

王繕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繕猶不足則又懇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宗道私貸繕錢州并刻繕繕諭宗道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繕曰某仕無他志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宗道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由是因銓曹二十餘年晚用高者引對吏部案其功過上奏中有宗道姓名宗道

時已參大政侍殿中仁宗曰宗道曰豈卿耶宗道還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嘆曰王緒長者也

韓琦在大名日有玉盞二隻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坦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颺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為是哉在穎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漢人取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

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

魏公與公耳

金韓昉熙宗時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致仕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判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粟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然咸得卜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一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未晚也帝私謂待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

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太不敬請下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臣道

御賢 善行

廉介

商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柝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列國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季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良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一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簋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簋衣惡而我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
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
子囚它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
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粵粵

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
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
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
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
罕實諾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未子之祿寡耶
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

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重焉。宣秉光武時，為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其賢，賜布帛帳帷什物。後為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之。

地自無澹石之儲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市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孔奮守姑臧，長姑臧稱富邑，奮力行清潔，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山澤，奮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奮供養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揚震安帝時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轉為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京來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八萬遺秉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晉胡威荆州刺史質之子為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初質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跪曰木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答謝而遺之後

因他信具以自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
 如此晉武帝賜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鄉清
 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鄉父以何為勝耶對
 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鄧攸元帝時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
 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
 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
 去吳人歌之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吳隱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遷左衛將軍
 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勒
 苦同於貧庶再為廣州刺史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

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
 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
 列清操踰厲常食不調菜及乾魚而已歸舟之日裝無
 餘資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遷中
 領軍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紡績以
 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
 露寸祿

南宋孔覲仕至廷尉卿御史中丞性貞素不尚矯飾弟道
 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顯出者迎之輜重
 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此困乏
 得此甚安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

五倫書
三
丞預士流何至作賈客邪命取火燒之後道存代觀為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郡邑米貴一斗直百
錢道存遣吏載五百斛米餉觀觀謂吏曰我在彼三載
去官之日路糧不辨二即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
可載米還之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
米而去

齊劉懷慰太祖置齊郡於京邑乃治瓜步以懷慰為太守
懷慰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
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寔
其意帝聞之手勅褒賞

北齊表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刑部

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
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
時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
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由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
厚責邵亦欣然領熊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
來旨吾無間然第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後周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
鹽菜而已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悉罷
之又有民丁三十人以供役使俠不以人私並收庸直
為官市焉歲月既積馬遂蕃息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俠
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

慎奉公為天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嘆服號為獨立使君

隋趙執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葢落其家執遣人悉拾還其王因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將之物不願侵人後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執受而飲之

房彥謙歷齊州錄事參軍司隸刺史卒涇陽令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唐屈突通嘗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太宗平薛仁果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始終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緣千段

皇甫無逸高祖時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七境常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

賈敦頤負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關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韋夏卿代宗時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宜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

段秀實德宗時為司農卿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太綾三百家人拒不受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往取視之其封帕果

皆完新

陸贄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為忘年交贄既行餉錢百萬鎰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錢徽憲宗時遷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徽有公望

宋曹彬初在周世宗時嘗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贖親舊而不留一錢范質太祖時登祖位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貲帝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從王全斌伐蜀清廉無欲偽蜀群臣以珍異奇巧為獻倫皆拒之蜀平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擢為樞密副使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有清操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帝帝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禹偁却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李沆為宰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及治居弟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客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畢士安真宗時為宰相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王且嘗面奏曰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厲今其妻

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

包拯徒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制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杜衍仁宗慶曆中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趙抃仁宗時改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後再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鄉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撫是乎

劉恕神宗時官至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青其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光

以衣襪一事及舊貂裘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

元買居負甫冠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負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即俸幾何居負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負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負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即官接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許衡嘗暑中過河南賜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

亂此無王曰梨無王吾心獨無王乎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糶敗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平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

鄭制宜世祖時為樞密院判官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陸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東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汗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千兩張雄飛世祖時累官至參知政事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

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何合馬之黨以雄飛能政乞追奪賜物帝命近臣伯顏閱之封識如故

董士選世祖時累官江淞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彌廉介自閉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

國朝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為翰林侍讀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嘗奉使安南襍被而往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囊都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劉敏洪武間為刑部侍郎初為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
 龍江而蘆葦且載于家而後入流事妻以蘆織席鬻以
 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敏縣于梁俟其
 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不
 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
 預它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無其有行識云
 凌漢為監察御史鞠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
 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
 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庶得其事者以聞

太祖皇帝嘉之陞漢為右副都御史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五倫書卷之五十三

臣道

御寶 善行

謙讓

虞禹為司空帝命兼百揆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
 曰俞汝往哉
 垂帝命曰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父析暨伯與帝曰俞
 往哉汝諧
 益帝命曰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
 往哉汝諧
 伯夷帝命典三禮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列國齊鮑叔牙事桓公桓公使之為宰叔牙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也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矢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鄭子產以入陳之功鄭伯賞之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六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趙衰文公使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晉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公從之

原季晉文公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乃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後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昏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于清源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昏嬰將新

下軍先都佐之

士丐晉侯使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頭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大弗敢違也。

范文子晉景公命郤克將中軍，欒書將下軍，以士燮代荀庚佐上軍，率師救魯，衛敗齊師于鞍，而歸。文子後入，其父武子曰：無為吾室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嘉之。

送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文子見勞之，如郤伯。文子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欒伯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秦公孫支事穆公，時公既得百里奚，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

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許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

楚屠羊說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
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漢陳平文帝初立以平為相平以太尉周勃功多欲讓勃位迺謝病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馮異為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桓榮光武欲用榮為博士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

同門生中彭閔楊州從事臯弘帝拜榮為博士引閔
弘為議郎榮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入儒
者莫之及榮卒子郁當嚴爵上書讓於兄子汎帝不許
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
甚見親厚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
督郵後代鄧彪為太尉時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
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鄧騭平壽侯訓之子高密侯禹之孫也安帝時以定策
功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騭辭不獲遂逃避使者聞

詔闕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

時並寵列侯光昭當世誠慙誠懼無以履心陛下繼立
皇統奉承太宗聖業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
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退自惟念不寒而
慄誠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戾疏上不聽又上至五六
乃許之

南宋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宿衛輦轂雖名位優
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閉外
下車其謙退類如此

後周蔡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
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

將曰不_レ言_レ勳_レ狐_レ當_レ代_レ其_レ論_レ叙_レ

隋高頴賀若弼平陳皆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及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武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讓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宋呂蒙正為相時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露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著為定制

呼延贊少為驍騎卒以功遷康州團練使從真宗幸_レ名_レ為_レ行_レ官_レ內_レ外_レ都_レ巡_レ檢_レ真_レ宗_レ選_レ補_レ軍_レ校_レ皆_レ叙_レ已_レ功_レ或_レ至_レ誼_レ譁_レ贊_レ獨_レ進_レ曰_レ臣_レ月_レ俸_レ百_レ千_レ用_レ不_レ及_レ半_レ忝_レ幸_レ多_レ矣_レ自_レ念_レ無_レ以_レ報_レ國_レ不_レ敢_レ更_レ求_レ遷_レ擢_レ恐_レ福_レ過_レ災_レ生_レ再_レ拜_レ而_レ退_レ衆_レ嘉_レ其_レ知_レ分_レ

文彥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_レ初_レ仁_レ宗_レ不_レ豫_レ彥_レ博_レ與_レ富_レ弼_レ等_レ乞_レ立_レ儲_レ嗣_レ仁_レ宗_レ許_レ焉而_レ後_レ官_レ將_レ有_レ就_レ館_レ者_レ故_レ其_レ事_レ緩_レ已_レ而_レ彥_レ博_レ去_レ位_レ既_レ服_レ闋復_レ以_レ故_レ官_レ判_レ河_レ南_レ有_レ詔_レ入_レ覲_レ英_レ宗_レ曰_レ朕_レ之_レ立_レ鄉_レ之_レ力_レ也彥_レ博_レ竦_レ然_レ對_レ曰_レ陛_レ下_レ入_レ繼_レ太_レ統_レ乃_レ先_レ帝_レ聖_レ意_レ皇_レ太_レ后_レ協贊_レ之_レ力_レ臣_レ何_レ力_レ之_レ有_レ兼_レ陛_レ下_レ登_レ儲_レ纂_レ極_レ之_レ時_レ臣_レ方_レ在_レ外

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
於朕有恩彦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復判河
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彦博適入朝神宗
問之彦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豈在神
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權佑之力臣等何功帝
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
定策社稷臣也

王剛中高宗時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金
敗盟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發一馬夜馳二百
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上

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
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
遠矣

不欺

列國 齊晏嬰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
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乎嬰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
死公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
也嬰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
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
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

之貧饑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願乞骸骨公乃下廣
而謝曰子強復而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
與焉

後魏高允為著作即時遼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大武奉使
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允曰王上問我當以實
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
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貨曰若首實罪不
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
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
更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當矜
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

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乃問曰國
浩所

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
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
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
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
臣欲正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
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
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
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
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
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

導者恐負霍黑子故也

宋曹彬初為周世宗親吏太祖始事世宗於澶州彬掌茶酒太祖嘗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治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王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之任

魯宗道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弟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帝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至帝詰之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忘實

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呂夷簡真宗時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竟以實對

晏殊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胡宿仁宗時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
 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
 課小失不足自上以累才宿不可至帝前悉白之且曰
 此人小累其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除詳議
 官同列退謂宿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自上緣是不得
 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
 以誠事王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
 之開陳聽王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
 所存如此

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
 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

汝夏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才美君而先欺君可乎
 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恬退

漢張良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即漢引不食穀杜門不出
 嘗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
 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
 引引上
 董仲舒為膠東相以老病乞致仕武帝欲留用之不得
 朝廷每有大議輒遣廷尉張湯至其家問得失仲舒於
 是依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對時論高之

王 疏廣為太子大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進見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
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
上疏乞骸骨宣帝以其年薦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
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
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歎息為之下泣

朱雲為槐里令既罷復建白欲斬佞臣張禹成帝直
自後不復仕薛宣為丞相雲生之宣備賓禮禮因

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也

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雲年七十
餘終於家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章帝巡幸過任
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賜白衣尚書

晉陶侃鎮武昌至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居

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
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家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
舟朝野以為羨談

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
可乎親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東帝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

南宋沈慶之封始興郡公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武帝嘉
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
讓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
退自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稽顙自陳言輒泣涕帝
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齊王僧虔以舊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
虔謂兄子左僕射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寵命之加
我若復受此則一門二合司實所畏懼乃固辭客問其
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

官誘耶

唐李靖太宗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靖得畿內道賈足
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
而知止者蓋以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
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授檢校特進就第
李日知先天中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
初不謀于家既得請歸即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
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狀于
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
樂而已

宋韓維不好進薦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

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
任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噪
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
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
除國子監主簿

陳執中罷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族乎多獻老人
圖為壽其姪世侑獨獻范彖圖且贊其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執中甚喜即自上疏求
退遂以司徒致仕

龐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籍陳請不已或謂籍今精
力克壯年少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嫌

堅籍曰必待筋力不支明王厭棄然後乃去是
豈知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千疏二十餘通朝廷不
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
備彌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
第七十九人乃隨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自是舊風遂革後拜翰林學士時王安石行新法上疏
乞致仕遂以戶部侍郎家居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焉
邵雍與富弼早相知富初人相謂問下士田棐曰為我
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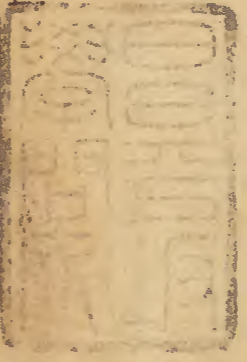
隱居之志田為雍言雍不答以詩謝之富終不相忘乃
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雍應
詔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不屈嘉祐詔求遺
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玉簿後復舉逸士
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謚康節
蘇頌為集賢校理富弼韓琦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
士以勸勵風俗知頌頗久次儒館不許榮利屢問所欲
惟方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預遺書曰若吾
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范祖禹以司馬光薦編脩秘書省時王安石當國
競祖禹未嘗言大書女國與祖禹友善

意以祖禹獨不附故未進用祖禹音

祖禹為翰林學士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帝不
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其後以蔡卞之譖貶永豐監
州復安置賀英州祖禹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謫
處之恬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元史天澤初拜中書左丞相辭曰臣兄天倪有二子一子
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
分所當辭憲宗不許後以李壇之反由權太重天澤復
言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始即日子姪
解兵符者十七人

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至元間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
 蔽風雨閱書賦詩怡然閑居裕宗在東宮時數言文用
 勤舊忠良何以不見用於是臺臣復奏起為山北遼東
 道提刑按察使文用竟辭不起



五倫書卷之五十三

